

《辽河》杂志特别奉献 2022 中国年度诗歌大展作品选（二十二）

北川河

陈思侠

我一直相信，这条血管里
有家园温热的炊烟与田园，有一盏
引领游子一生的灯
即使那些南来北往的野鸭和大雁
从消融的冰河上，也能嗅到新春气息
临水梳妆的水面
并不是一面空镜子
这里有太多的风雨，情思和渴望
在北川河湿地，六个湖泊有六面镜子
能够照见日月，照见归人，能够在
风雨之后的彩虹下，照见相爱的人
能够照见母亲，哦，那佝偻的身躯
此刻，已把遗落一地的青稞
捡进了污浊的布口袋
我一直相信，这条河流面对大海
就像母亲和父亲
在故乡的阡陌上，劳碌，自在
唯有思念儿女的时候
他们会沉默，会把一把胡琴拉得
如泣如诉
我已离开很久了，在芦花漫野的时候
大雁南飞的时候，我不知道河滩上
还有多少芦苇等待收割，但是我相信
一条河流从不会寂寞，每一朵浪花
都揉着一个梦，离家多远，回来的脚步声
就有多急切

（《星火》2022年第2期）

用歌声复述寂静

严刚

这荒漠尽头的辽阔依旧充满神秘
落日，是从此处消失

行走在深冬和春天的路上
没有人知道，我们
曾在双肩扛起的日月，照亮过一些黑夜的石头
越是恐惧之地
用歌声复述，并把寂静唤醒

万物都从砂砾中出逃
冰层之下，是谁还在安静等待时光
一条变色的声带
从沉郁中见证到三月花期

远离了烟火，赖以生存的人间
我的声音变得哑然
只付诸流水，传递着没有波澜的心潮

（《奔流》2022年第3期）

空镜

尤言

极目所望，流沙蜿蜒而去
天地俱寂
瀚海如一面空空的镜子，完美的荒芜

这黑色的深渊，没有一只
倒悬的蝙蝠
这白色的沙漠哑哑，没有半句言语

顺着侧立的山峰
绕至镜子背后
也许会发现遗失多年的火种，鲸骨和恐龙化石

丢了钥匙的荒漠
徒留环环相扣的齿锁。世界，就这么空着

（《星火》2022年第4期）

老船

贾虹月

终还是停泊在了渡口
却仍愿坚守着梦中的疆域
旧时光复涌出海水的味道
层起的波光里泛着暖

这一生啊！搏击在风浪里
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而今卸下铠甲，我累累的伤痕
美得绝不输于每一朵浪花

屏息聆听，似觉潮声的呼唤
一遍遍地穿过海与天
我的影子曾是它游曳的灯盏啊
此刻晨曦托举起旭日追赶而来
像是在为我，为这广阔的世界
颁发一枚光荣的勋章……

（《诗歌月刊》2022年第5期）

木棉花

文博

春天还在路上
木棉花就抢先到来
一树树的木棉花
一树树的朝霞和夕阳
如同春天的旗帜
插满山峦、江畔、田埂
为天空点亮了一盏盏红灯笼
连同年的喜气一起明亮
我讶异于这串串的红
从旷野磅礴而出
弥漫到庭院和大街小巷
串串木棉花
倒映在清澈的水面上
如春天对镜涂上淡红的胭脂
妩媚动人
踏着春光而归
每个路口都有木棉花笑脸相迎
散落在路边的花瓣
是春天吻向大地的唇印
春天里
这铺满大地的红绸缎
就是随风飘扬的中国红
牛背上的春天
腊月的黄昏
村落托起燃烧的夕阳
南岛郊野在暮色的滤镜中
闪烁着春的光芒
牧童骑在黄牛背上
柔软的绳牵住田野的春光
那捆牧草里的滴滴水珠
是跌落的星辰 晶莹剔透
绿色茎叶散发着春意
是四季最柔软的细节
回望田野上绿油油的庄稼
是年轮犁耕沧海桑田
风从山上轻轻拂来
牛背上有数不尽的春光在荡漾
归巢的燕子交头接耳
蜜蜂在橡胶树筑巢 酿造甜蜜
蝴蝶在两只弯角上翩然起舞
麻雀在牛背上蹦蹦跳跳
悠长的叶笛声 唤醒山岗的春梦
老牛反刍大地的味道
将春的情思揣在怀里
将鸟语花香打包放进行囊
驮运在牛背上
然后轻轻挥动长鞭
吆喝一声
去追赶那阳春姑娘

（《河北日报》2022年第3期）

扫雪

屈金钱

父亲扫了一辈子的雪
儿女的前路开阔干爽了

雪，扫向了哪里？
他把雪扫进了一个中年人的头发
不舍昼夜，终把自己扫成了一把帚

（《朔方》2022年第9期）

素颜

侯范才

几株恋秋的梨花，与春天
越走越远。西风吹
它凄美的身影，带丢多少日子

那一声声被吹落的雁鸣
溅起池中寒月，一枚枚残荷
无法撑起一片云的天空
一只奔跑的绵羊啃食着乡野
天上的云朵开成棉花的白
从一朵花絮间，拉长天上人间

雪落故乡，芦花所指的方向
母亲坟头的枯草
正探询游子的归期

年轮之上，每一根白发
游走成雪，白纸禅心
谁在用笔收割半生的时光

每一片月光，都与乡村的雪
重叠。芦花以谦卑的姿势
仰望雪花盛开的样子

（《诗歌月刊》2022年第6期）



练习和一把木质椅子说话

胡斐

练习和一把木质椅子说话
越沉默越有深意
老虎不啸明月不惊
一条泉水绕了半山
尚在酝酿去向

靠着一把椅子，练习
和森林说话，练习
和沉默共处一室
没有进入一个世界，就另造一个
没有成为一个伐木人，就按住他的木头

椅子咯吱两声
我确信那是一棵树感觉到了疼
我伐木而归
带回了更深的沉默
森林深处，沉默是树和树的交流
就像人海深处
只有沉默使我们靠近

（《草原》2022年第2期）

偶然

郭逸竹

带着雪花的色彩
在无意的弧度落向一条河流

不在意河水的缓急，你未惧半生飘零
最后随流水冲向一方沼泽
承受生命更多的重力

是听凭命运的浪花卷起，又跌落
走向未知
一些意念，被削下
埋葬在时空

而一江水，依然滚滚向东逝
多少年后我才能明白
一朵习惯在纸上疾行的蒲公英
带起了绿色的诗行

（《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第6期）

钥匙

传凌云

以所有的心疼和遭际
铸一把铜质或银白的钥匙
钥匙打开明天紧闭的门
锁孔、钥匙的金属、坚硬
沾满淋漓鲜血

别说，一把钥匙它头顶的天空
多么阴郁，多么狼绝
一百次一万次试错，硬扛
已锻造出了宁折不弯宁折不退

而锁，所谓的坚硬刚强
只要约摸合辙匹配
“咔嚓”一声，在遇见或重逢的瞬间
心门悍然大开
满院灿烂

（《鸭绿江》2022年第5期）

假若时间应有尽有

尤克利

假若时间应有尽有
人们不再急于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
我会踏实地爱这世间万物
将石头和鸟蛋一同捂热
奇迹偶尔出现，梦中的穷山恶水
统统一马平川，不再惧怕陷阱和哑谜
一纸护身符
是飞蛾扑火时的玻璃灯罩
瞬间折返成护向身体的坚实盾牌
假若时间应有尽有，我的亲人
谁都不会离去
他们可以像燕子或人脚一样出门远游
然后跟随季节回来
可以在乏累之时进入冬眠
但必须在惊蛰后的雷声中苏醒
假若时间应有尽有，沙漏细数恒河沙数
春光里漫游，蝶恋花，冬虫演变夏草
迷人的农事不设保质期与有效时限
耕作人执迷不悟，乐在其中
假若时间应有尽有
我会手握一把崭新的扑克牌，优雅地洗
洗尽铅华

（《当代人》2022年第8期）

风中多次竖起衣领

三色堇

一滴雨水侵吞了整个秋天
包括街巷、田野、草地，变冷的暮色
街角中的景象已不再美好
一个孤独、深情、苍老的人
正在一首诗里闪着泪光
他让我突然想起
坐在夕阳里喝酒的父亲
我看见刀的锋刃带着露水
正在插入夜的深处
也许，所有的尘埃都应该落定了
季节，让我并不急于策马
我已习惯了背靠秦岭
背靠孤独者的半个夜晚
面对生活的冷多次竖起衣领

（《花城》2022年第5期）

在五月的田埂上行走

唐春元

父亲背着大山走上田野
他必须走一步歇一步
曾经被他征服过的田野
又卷着泥泞重来

雨水过重的天空
溢进了人生的河床
在五月的田埂上
老父亲，必须要像三月的风一样
来喂养他的庄稼

而父亲已经力不从心
那种天平式的倾斜
或许只有等到稻子熟了之后
父亲缺失的砝码
才会找到

（《星火》2022年第5期）

白露未晞

王景云

人到中年
已是秋

秋雨后，在公园看到
六道木，开着朴素的小花
洁白布衣禅袍。白露未晞
叶片更加闪烁绿色的私语

润润的，草木安静
欲滴未落的水珠儿
默默祈念
滴落花叶上的浮尘与执念

用白露水，熬其果
医治半世人的骨痛

（《草堂》2022年第7期）

单调

吴东升

我喜欢单调的事物
比如眼前密密麻麻的树木
让我感到压抑
因为我无处安放自己

一棵树，孤苦伶仃
生长在沙漠里
也是我喜欢的

一幅图画，星星点点
也会让我充满遐想

我虽然不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但我喜欢它
总可以仰望它

（《飞天》2022年第6期）

